

景宗本禮記正義

七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

孫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月令第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

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旣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爲水位其亦已矣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是鄭以月令不韋所作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

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贅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案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禮運云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易乾鑿度云大極者未見其氣大初者氣之始大始者形之始大素者質之始此四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老子云道生一道與大易自然虛无之氣無象不可以形求不可以類取強名曰道強謂之大易也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義不殊皆爲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爲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爲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爲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爲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栢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昬代之制其形體

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注考靈耀用渾天之法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以渾天爲說案鄭注考靈耀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王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旣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下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

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揔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

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
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
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
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
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
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
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
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
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
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
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
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
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
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
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
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

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曆乖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公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曆志云冬

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

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

處則闇案律曆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
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
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
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
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
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紀初斗十二
度終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
亥爲娵觜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
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
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
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六度巳
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
二度終於氏四度卯爲大火初氏五度終於尾九度寅
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
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
在律曆志不更煩說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爲言顛也說

文云天顛也劉熙釋名云天顯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又云地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元命包云日之爲言實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大明盛實月闕也滿則缺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曰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其名蓋黃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是其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先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爲義或據理是實或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馮今皆略而不錄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長也日

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

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疏

正義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

也呂不韋在於秦卅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 日在營室者案三統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 昏參中者案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午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正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以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没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没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止依曆法但舉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

注

孟長至民事

正義曰禮緯爲庶長稱孟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爲孟若於物言之直爲長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爲之庶長案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孟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帀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爲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略之數焉所以爲大略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日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強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

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十六小摠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摠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摠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為九十六分摠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為二十四分并之為五百四十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為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者諏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諏訾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略不細與曆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

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案律曆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又云細牙於丑則丑細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冒莠於卯則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巳盛於巳則巳盛也又云萼布於午則午萼也又云昧蓂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闕於亥則亥該也律曆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時爲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者擎也物擎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

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其曰

甲乙

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

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疏

正義曰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甲乙

注

乙之至臣

功正義曰乙軋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爲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爲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因其抽軋以爲日功之名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爲甲

季春爲乙今三春揔云甲乙者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律曆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孚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云理紀於己則己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改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云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者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爲日名不以乙爲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君謂日也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爲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

其帝大皞

其神句芒

此倉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

木官**其蟲鱗**

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疏

正義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

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屬也群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

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暉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暉亦神也大暉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暉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暉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注此蒼精至木官也正義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暉立功謂句芒也云大暉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暉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即宓戲也律曆志云大暉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密戲氏者密字誤也當穴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暉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暉一號黃熊氏云少暉氏之子曰重爲木官者

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若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所以又爲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爲北重旣顓頊時爲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依帝繫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爲帝則重旣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犧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雖以其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

其

音角

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

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疏

正義曰其春時

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

注謂樂至過羽

正義曰恐是他物之聲故

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曆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鐘律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曆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曆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

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旣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曆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鐘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旣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鐘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引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證明角主於人。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爲事事謂人之所營事。

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案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踰即過也

律中大簇

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

灰也大簇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其數

八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

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其味酸其臭羶

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屬焉

其祀戶祭先脾

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

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

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

疏

正義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揔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族唯主

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其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族中猶應也謂候氣飛灰應於大族其大族夾鐘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族之管又計大族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鐘名曰大族之鐘是大族之鐘元生於大族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族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族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

管爲呂律曆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揔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曆志云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於十二月大蕤蕤湊也言陽氣大湊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鐘種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蕤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

月林鐘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

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鐘上生大簇林鐘是初位大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仲呂還反歸黃鐘生於仲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曆志云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大簇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

注律候至出滯 正義曰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案律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鐘之龠而五量加

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鐘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豐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莖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地蘆葦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縠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鐘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爲圍九分也引周語曰以下者案周語景王欲

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注云大族正聲商故爲金
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注數者至成數 正義曰五行佐
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
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
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
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
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
土訓吐也言土居中揔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
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
物也故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七
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
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
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曰曰體常明無
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
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
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

揔爲二十五律曆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
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
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
土爲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
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案尚書
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
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
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
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比
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
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
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
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
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
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
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者東是半陰

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十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注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

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載
注木之至屬焉 正義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
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
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
孔傳云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
臭香孔傳云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
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
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
故有朽腐之氣 **注**春陽至之儀 正義曰春陽氣出祀之
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
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
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
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
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
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
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

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

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揔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揔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

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

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

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

疏

正義

曰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
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時候多
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之二月皆再記於
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
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
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是
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
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
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
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游於水
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注夏小至為候正義曰夏小
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
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水上
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者以
漢之時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
春分為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

二月節故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曆正月啓蟄啓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曆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與律曆志並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絜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半爲大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

謂之寒露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為大小月初寒為小月半寒為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東爾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此同案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但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令月令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

爲今則呂氏春秋是
也鴻字皆爲候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

國子祭酒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䟽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

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疏

正義曰此已前

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言蒼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

注皆所至皆殊

正義曰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

氣也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今旣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有虞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出使人職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

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蔥爲衡橫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蠙珠以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云麥實有孚甲屬木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也者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皇極是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者

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其有意食以安性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剋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減其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食黍與彘者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䟽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䟽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乘虞路也云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者案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大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

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立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所云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非周法也

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

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

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

出十五里迎歲蓋般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各依文解之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

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節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即云養壯佼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爲細小或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唯此月爲之亦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旣終唯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作記之人辭有詳略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之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倣此此云是月下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祈穀耕藉反迴勞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至埋鬯論習舞修祭毋用牝牲是含養之事故毋覆巢及掩骼埋鬯中間小異事亦相連故

不別云是月次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大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爲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月就文可知 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 **注**大史至謁告也 正義曰案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爲請是謁爲告也 立春至於朝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

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注

迎春至門外

正義曰案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大暉

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暉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盛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

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命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相語三公相王之事

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慶賜遂行毋

有不當

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䟽

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

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相謂至兆民

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

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云天子曰
非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

注遂猶至其人正

義曰遂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
遂為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
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
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乃命

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

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典六典法八法也
離讀如儷偶之儷

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
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疏正義

曰迎春既還行賞以畢乃命大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
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
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
逆行天右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

令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
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 無失經紀者經紀
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
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曆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
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 以初爲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
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 **注**典六至度數 正義
曰六典者則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
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
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灋七曰官刑八曰官
計云離讀爲儷偶之儷者案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
失儷禮有儷皮儷是配偶故云讀如儷偶之儷云馮相氏
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注馮
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者鄭注保
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
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
主其筭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

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云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怠慢不覺天之變異也

是月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

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

諸侯九推

元辰蓋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

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反

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

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

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謂以至之帝

正義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為人君當齋戒自

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

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為二祭是一故此注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為一恐人為疑故引春

秋傳以明之案襄七:left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

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

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大

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坐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

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

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摠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性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乃擇元辰至九推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爲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藉田也注元辰至之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旣親載耒器置耒應須

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間不近王者明王之已身
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器也所以車右
衣甲者以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
猶衣者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
也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藉所以爲帝藉
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以共齊盛又國語
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
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故云爲天神借民力
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
九日大史告以耕事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
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
之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齋宮注先耕時也是耕
前五日王即齋官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
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按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
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
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注既耕至路寢正義曰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飲太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鄉食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

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

封疆審端徑術

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

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小善相丘

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

民必躬親之

也相視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

乃不惑

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各依文解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為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為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為陰從下起上嚮排陽

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疑凍寒氣逼物地又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足可疑而劉洽汜閣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誼誼撓撓亦無取焉

注

此陽至急發正

義曰經云天氣下降注陽氣蒸達又似陽氣上升者以陽氣從五月下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引農書曰下者案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篇鄭所引農書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漢書注汜黯成帝時爲侍郎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擻者謂置擻以候土土長冒擻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王命至徑術於是春氣旣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遣田畯之官舍於郊之上今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注田謂至嵎夷正義曰知田謂田畯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畯至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爲始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

禮記卷二十二
封疆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
境界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
者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文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
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云今尚書曰
分命羲仲宅嵎夷者證命田畯舍東郊之事云今尚書者
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之古文尚
書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
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 田事至不惑 作記之
人解說天子所以命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理田事
若田事既能正又先定此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
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注準直至均田 正義
曰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
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夏小正
曰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
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是月也命樂

正入學習舞

為仲春將釋菜

乃脩祭典

重祭禮歲始省錄也

命

祀山林川澤犧牲母用牝

為傷妊生之類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此春為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山川之事各依文解之犧牲母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

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為傷任生之類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禁止伐

木

盛德所在

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夭飛鳥母

麋母卵

為傷萌幼之類

母聚大衆母置城郭

為妨

農之始

掩骼埋胔

為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是月也不可

以稱兵稱兵必天殃

逆生氣

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

為客不利
主人則可

毋變天之道

以陰政
犯陽

毋絕地之

理

易剛柔
之宜

毋亂人之紀

仁之時而
舉義事

䟽

正義曰此
一節論時

氣之事各依文解之 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 母覆至母卯 此一節論禮法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天鳥之巢則覆之故哲族氏云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為生而已出者故魯語云獸長麋天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注云為

傷萌幼之類麋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郊庖人秋行犢麋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骹司農云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農義也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

注為客不利主人則可也正義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經云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為客不利毋變至之紀天有陰陽之道路恐人改變故云毋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綱紀恐其迷亂故云毋亂人之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此注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注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為仁故注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

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

草木蚤落

生日促

國時有恐

以火訛相驚

行秋令則

其民大疫

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

炎風暴雨摠至

正月宿直

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為焱

藜莠蓬蒿並興

生氣亂惡物茂

行冬

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亥之氣乘

之也舊說首種謂稷

疏

正義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

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逮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

時是也或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是也所以然者爲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爲害輕者後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爲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唯有二才應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大旱煖氣並爲天災如此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唯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氣來爲應唯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夏舉冬爲始季夏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

然不能備說也。

注已之至爲乾也。

正義曰此風雨不時

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皆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注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即此風雨不時一句之下云已之氣乘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故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注酉之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某之氣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摠首種不入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三句共當亥氣也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一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

郭是也

注火訛相驚

正義曰以已來乘寅已為火故火來

也寅為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

火相恐動也

注申之氣乘之七月始殺

正義曰七月

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

注正月至為焱

正義曰案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

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

方金氣為陰尅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妃之所好故

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為風風之被

逆故為焱風寅往破申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暴雨也案

爾雅扶搖謂之焱謂風之迴轉也故云迴風為焱

注生

氣亂惡物茂

正義曰惡物所以害生氣今生氣既亂惡

物乘之故惡物茂

注首種謂稷

正義曰案考靈耀云

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

故云首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

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

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者夷則之所生

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始

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皆記時候也倉庚驪

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

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

其器䟽以達青陽大廟東䟽正義曰案三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

堂當太室

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案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星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昏旦之中也 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 正義曰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揔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

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強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案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揔爲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案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揔爲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揔舉一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揔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

南方之中

注夾鐘至之細

正義曰夷則長五寸七

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鐘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是於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摠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摠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摠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摠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摠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云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者周語注夾鐘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鐘大吕太簇夾鐘凡助

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始雨水至爲鳩

正義曰此一經記候

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

之日桃始花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

化爲鷹故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罽羅司裘注中秋鳩

化爲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鄭無所

言則不信用也案通卦驗云倉庚爲正月中與此不同者

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

商庚郭景純云即鷺黃也釋鳥又云鷺黃楚雀某氏云鷺

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

之搏黍云鳩搏穀者釋鳥云鳩鳩郭景純云今之布

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

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

雨水爲二月節者證此雨水爲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據

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

水爲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曆志云雨水爲

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

諸孤

助生氣也

擇元日命民社

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

甲用**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

于高禘天子親往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

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

后妃帥九嬪御

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

言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

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祖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

以弓韉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韉禮之謀下其子必得天材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助

其生氣止其獄刑自玄鳥至之日至高禘之前論天子親祭高禘妃嬪從行之事故更云是月也自日夜分至平權概論日夜既分雷聲將發婦人須戒其容止度量須審正平均故更云是月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論耕者少舍脩理門闔無為大事以致妨農故更云是月自毋竭川澤云順陽養物至開冰釋菜習舞入學習樂揔是助陽鼓動其物故更云是月自祀不用犧牲以下論季春犧牲騰合與上事殊故別云是月各依文解之
注社后至用甲正
義曰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

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注圜圜至治人 正義曰云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者蔡云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圜圜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案掌囚云上罪桎拳而桎拳爲在手桎與拳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冷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桎鄭荅云牛無手前足施桎也云肆謂死刑暴之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旣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注高辛至神之 正義曰知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城簡狄吞之

生契娥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娥氏之女曰簡狄故云娥簡狄也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媒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媒神故也蔡邕以爲媒神高辛已前舊有爲者尊也謂尊高之媒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媒又生民及玄鳥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媒又云簡狄從帝而祠于郊媒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媒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媒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媒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荅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媒氏被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娥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據此言之則郊媒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媒至高辛氏之時旣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媒鄭義稷契當堯時察命曆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

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禘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禘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禘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禘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旣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爲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禘神之也 乃禮至之前 正義曰祭高禘旣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旣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韉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禘之前而北面也 **注**天子至天材 正義曰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摠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禘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禘神之前禘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禘

下以祭神必福降故
云其子必得天材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

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又記時候發猶出也

先雷

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

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主戒婦人

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

角正權概

因晝夜等而平當乎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

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角今斛也稱鍾曰權概平斗斛者

是月也耕者少耜

乃脩閭扇寢廟畢備

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

用木曰闔用竹箚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

母作大事以妨農之

事

大事兵役之屬

是月也母竭川澤母漉陂池

毋焚山林

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天子乃鮮羔開

冰先薦寢廟

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

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

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

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順時達物也

仲丁又命

樂正入學習樂

為季春將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

疏

正義曰日夜分

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為限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略亦同雷乃發聲有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

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
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
蓋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
同故重記之也 **注**主戒至動靜 正義曰以其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容止猶靜動者蔡云迅雷
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
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
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
也 **注**因畫至斗斛 正義曰平當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
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
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鈞衡石五者揔
蒙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
二十斤為石皆漢書律曆志文案志文云黑秬一黍為一
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
度審矣又云黃鐘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一籥合籥為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加矣志又云黃鐘之管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注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權爲稱錘稱上曰衡甬與斗連文律曆志十斗爲斛故知甬則斛也云槩平斗斛者今之猶然注用木至曰寢正義曰案襄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而云闔是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華門故以爲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官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注鮮當至受冰正義曰鮮當爲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

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覲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爲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固陰沍寒者杜預注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是取之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者朝之祿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云桃弧棘矢者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云祭寒而藏之者寒謂司寒之神則玄冥水神也所用黑牡秬黍黑牡則黑羔云獻羔而絜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用秬黍絜之謂二月時也

故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揔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注**命舞至入學正義曰以春陽旣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

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旣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也其事旣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親在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爲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脩韜鞬爲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脩習其事輕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

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蒸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季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蒸亦有禮樂也此飲蒸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知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爲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受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采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

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 **注**為季春至八音 正義曰此

習者為季春合樂預習之故鄭云然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為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為仲春習舞為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舍采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為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以久不須更習故知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是月也祀不**

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
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

帛而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

氣乘之也八月宿
直昂畢畢好雨

寇戎來征

金氣動也畢
又為邊兵

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

子之氣乘之也
十一月為太陰

民多

相掠

陰姦衆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午

氣乘之也

蟲螟爲害

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疏

正義曰以季春將騰合牡牡不用殺其犧

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禩是也其國大水至來征正義曰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摠至則天災也寇戎來征則人災也注畢又爲邊兵正義曰案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陽氣至相掠正義曰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孰地災民多相掠人災也國乃至爲害正義曰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爲害地災行今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

孫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

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者南呂之所生

也二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

桐

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

皆記時候也鴛母無

蟬螭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

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

與羊其器䟽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䟽

正義曰案三統曆云三月之節

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
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
女三度中案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
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
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曆志又云大梁初日
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曆志云胃十四度昴十
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并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
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

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注姑洗至納賓 正義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揔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揔二十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云周語曰至納賓證姑洗之義云脩絜百物考神納賓者案國語注云是月之物脩絜故用之宗廟致神納賓注皆記至曰蘋 正義曰駕母無爾雅釋鳥文某氏云謂鷁也李巡云駕鷁一名牟母郭景純云鷁也青州呼鷁母舍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云蟬螭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

照雨滴則虹生云萍萍其大者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舍人云萍一名萍大者名蘋凡云化者若鼠化為鴽鴽還化為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案易云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注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

是月也天

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暉之屬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

子焉

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漏也

天子始乘舟薦鮪于

寢廟

進時美物

乃為麥祈實

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是

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

者盡達不可以內

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

疏

正義

曰從此以下至為麥祈實論薦衣告帝薦鮪於寢廟舟牧告舟論所告之事故言是月從生氣方盛至禮賢者論陽氣將盛振恤貧窮勉勸諸侯禮聘賢者皆是助陽宣發之事故云是月也自命司空以下論時雨將降道達溝瀆又禁斷羅罥以助時生乳之事事別於上故更云是月自命野虞至無有敢惰論養蠶之事事別於上故云是月也自命工師以下至以蕩上心論工師之官不得為淫巧之作事異於上故更云是月自擇吉日至親往視之論天子合樂之事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也以其月末為之故變云是月之末自乃合累牛騰馬至以畢春氣論牛馬犧牲舍育之事并礫攘九門事雖異於牛馬難事既輕不可別言是月也故繫之牛馬犧牲揔異於上故更云是月也

注

為將至之屬

正義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為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

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
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睥
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大睥之屬春時惟
祭大睥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睥故何胤云揔
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
堂以大睥祭在明堂故也 薦鮓於寢廟 正義曰案爾
雅釋魚云鮓鮓鮓郭景純云似鱸而小建平人呼鮓子一
本云王鮓似鱸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正鮓小者爲鮓
鮓似鱸長鼻體無鱗甲 不可以內 正義曰以物宣散
之時當順天散物不 可積聚納之在內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

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

振猶救也

開府庫出

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周謂

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

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

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母有障塞

廣平曰原國也邑也

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田獵置罟羅罔

畢翳餽獸之藥母出九門

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

曰置罟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罟翳為弋是

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

鳴

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

也戴勝織紅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

具曲植遽筐

時所以養

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

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

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

蠶

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無有敢惰

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是月也命工師

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

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

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輅幹有當用脂良善也

疏

正義曰蔡氏云穀藏曰倉

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勉諸至賢者正義

曰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

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

注

廣平至有路

正義曰廣平曰

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道路各兩事共為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摠結之不云隄防者以云不得

不通隄防非可通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揔名與彼別也 毋出九門 正義曰謂此月非田獵之時其置罟羅網畢翳之器及餒獸之藥毋得出於九門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知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遠郊關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 **注**獸罟至爲弋 正義曰案爾雅云兔罟謂之罟郭景純云罟猶遮也是罟爲獸罟知罟亦獸罟者案釋器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轆網既是兩轆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罟罟免罟也是獸罟曰罟罟也此罟與罟一也鳥罟曰羅

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耳案周禮迹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云九門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臯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云今月令無罽罟爲弋者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置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

注

鳴鳩至之鳥

正義曰鳩鳴且翼相擊者案釋鳥云鷦鷯鷽鷽郭景純云鷽音九物反鷽音嘲鷽鷽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鷽鷽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紵之鳥者案釋鳥云鷽鷽戴勝郭景純云鷽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鷽鷽孫炎云鷽鷽自關而東謂之戴勝非也

注

曲薄也植槌也

正義曰案

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

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牂

注東鄉至之事

正義曰若尋常養蠶或東西南北面無所在今后唯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養蠶也暫示法而已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案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養蠶也祭義又云夫人副禕而受之言副禕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禕據王后上公夫人亦副禕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三夫人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焉特云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職蠶于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案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

乃躬其義非也云女外内子女者解經中女字外子女謂
王外姓甥之女者内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
宗内宗皆以嫁有爵者故内宰云帥外内命婦言内命則
未出嫁者不在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爲命婦則士妻亦在
云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
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内命婦子謂外内子女執養官事執
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
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爲飾之事故禁之以示
法注登成至戒之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以分繭稱絲
是課効其功故云以勸戒之注工師至善也正義曰
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工巧此
稱工巧師長故知司空之屬云量謂物善惡之舊法者言
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五
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
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云幹
器之木者案周禮弓人掌作弓云凡析幹故知幹弓幹此

則揔論材幹不獨指弓但器之材樸揔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咸

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曰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疏**正義曰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為詐偽物當依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時監工之官曰號令之言造作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者 注若弓至詐偽 正義曰案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筋柔於角故於夏暑濕之時始治筋秋合三材者秋時陰陽氣謂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面幹在中冬定體者

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故內之槩中使弓體堅
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
有時以疑又云材美工巧
然而不良則不時是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

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

往視之

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是

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累騰皆乘匹之名是

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

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命國難九門

磔攘以畢春氣

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

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
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

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

疏

正義曰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

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
相騰之馬故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

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

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者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

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

舊數不欠少以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注此難

至春氣

正義曰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

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

氣者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

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月在於胃此月之中

從胃歷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

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

室毆疫以逐之者案方相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季春行冬令則寒

氣時發草木皆肅

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

國有大

恐

以水訛相驚

䟽

正義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

注肅謂枝葉縮栗

正義曰案詩九月肅霜肅謂嚴肅故云肅縮栗言枝葉減縮而急栗

注以水訛相驚

正義曰案孟春國時有

恐注云以火訛相驚知此是水者以上孟春行夏令故為火訛此季春行冬令故云水訛雖初訛言相驚水竟不至所以然者以冬氣來乘水欲來至以行夏令則民多

疾疫時雨不降

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

山陵

不收

高者曠於熱也

疏

正義曰民多病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

行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

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

也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曰衆雨

兵革並起

陰氣勝也

疏

正義曰天多沈陰淫雨早

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

注

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孟夏者日月會

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其日丙丁

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

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其帝炎帝其神祝

融

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

蟲羽

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其音徵

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

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

律中中呂

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

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

數七

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火之臭味也凡

苦焦者皆屬焉

其祀竈祭先肺

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

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螻蛄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皆記時候也螻蛄蛙

也王瓜葦挈也今月令云王蒔生夏小正云王蒔秀未聞孰是

天子居明堂左个

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

水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是月也以立夏先

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

德在火天子乃齊

謁告也

立夏之日天子親帥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

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迎夏祭赤帝赤燁怒於南郊之

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疏

正義曰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案元嘉曆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案律曆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揔九十三度言昏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注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正義曰引易者證丙丁是著明之義此易說卦文

注炎

帝至火官

正義曰何消云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

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犁爲火官者案昭二

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杜注云祝融明

貌

注三分至事勤

正義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者宮

數八十一

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

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者微清者數

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微清徵於清濁爲

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爲事

也

注中呂至中氣

正義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

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

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

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

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

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摠爲

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揔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注

竈在至之禮

正義曰知竈在廟門外

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陜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陜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者制謂截割心肝皆蒿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于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

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前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注

螭螭至孰是

正義曰案周禮螭

氏鄭司農注云螭螭螭玄謂螭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蝦蟇也王瓜草挈者本草文今月令王荳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荳生疑王荳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荳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旣云王荳生小正又云王荳秀故鄭以爲疑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荳以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

此 乘朱路駕赤駟 正義曰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
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
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
雖人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案詩傳天子純朱
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
注不言至失之 正義曰案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
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
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
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
不在遥封之皇氏以為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
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
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 乃命樂師
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習合禮樂

為將飲酎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

長大

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

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使順之也

是月也

繼長增高

謂草木盛蕃廡

毋有壞墮

亦為逆時氣

毋起土

功毋發大衆

為妨蠶農之事

毋伐大樹

亦為逆時氣

是月

也天子始絺

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

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重敕之

命司徒巡行縣鄙

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

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為伏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

田獵

為傷蕃
庶之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

薦寢廟

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
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是月也聚畜

百藥

蕃庶之時
毒氣盛

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

小罪

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
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

與母有壞墮
自相違似非

出輕繫

崇寬

疏

正義曰乃命樂師習合
禮樂不云是月者以承

上是月立夏之文也至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
處分之所為猶如立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惠皆同時之
事故不云是月也自繼長增高至母伐大樹論順時生養
不違逆時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天子始絺至母休於
都論天子初服暑服為勞農之時亦事異於前故復言是
月自驅獸至寢廟論生長五穀麥成薦寢廟其事相類亦

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自聚蓄百藥至出輕繫論熱毒方盛可以聚蓄百藥斷決小罪因斷之時崇尚寬恕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以季春養蠶孟夏始了非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天子飲酎事之大者又異於前故言是月 注 贊出至於古 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未仕沈滯者故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故鄭注鄉大夫職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蔡氏辯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爲英異人之說故不同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者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案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丹大尉案中候握何紀云舜爲大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云秦官則有大尉者案漢書百官表云大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

此等未通識於古古謂秦以前不知三王無大尉是未通於古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 繼長增高 正義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

注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 正義曰案地官遂人職云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注**舊說至似非 正義曰

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葍蔕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蠶**

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

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

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是**

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

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疏

正義曰天子春養蠶此時畢了

故云蠶事畢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繭之賦稅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之時齊同如一皆以近郊之稅十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

注

后妃至服同

正義曰內命婦獻繭于后妃

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

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唯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案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爲皆計繭爲稅十一之稅

注

酎之至其文

正義曰酎音近稠稠醴厚故

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故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

苦雨白露之類

時物得雨傷

四鄙入保

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

䟽

正義曰苦

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

長

促

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亥之氣乘之也

䟽

正義曰草木蚤枯地災後

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為一事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

來格

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

秀

草不實

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䟽

正義曰蝗蟲為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元中旦危中

仲夏者日月會

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分

一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

小暑至螳螂

生鶉始鳴反舌無聲

皆記時候也螳螂螳螂母也鶉搏勞也反舌百舌鳥

天子

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

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也

養壯佼

助長氣也

䟽

正義曰案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氏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

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氏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注

蕤賓至交酢

正義曰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

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鐘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揔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揔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蕤賓之律何脩云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爲復陰生陽中爲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爲主陽謝爲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

注

螳螂至舌鳥

正義曰案釋

蟲云不蠲螳蟻其子蜉蝣舍人云不蠲名螳蟻今之螳螂

也孫炎云螳蟻螳螂一名不蝟李巡云其子名蟬蛸則蟬蛸故云蟬蛸母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蟬蟻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庵齊祀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蟬蛸也云搏勞者詩云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鼃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蝦蟇無聲又靡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矯夙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 養壯佼 正義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

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箎簣飭鐘磬

祝敵

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
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

疏

正義曰韜字或
從兆下鼓案周

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
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鞀鼓者則周禮鼓人職
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韜導也所以
導樂作鞀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
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
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布告如埽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
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箛音驕郭景純云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箎六孔鄭注周禮
云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
景純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
今賣飴錫所吹者劉熙釋名簫簫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

矛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竿者鄭注周禮云
竿三十六簧釋名云竿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
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簧管
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箎者釋樂
云大箎謂之沂郭景純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
禮云箎七空釋名云箎啼也聲如鸛兒啼簧者竿笙之名
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鐘者案
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
樂云大磬謂之磬音罍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磬也聲堅
聲磬然祝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景純云祝如漆
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扞之令左右
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鼉郭景純云
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

注脩

均至之言

正義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

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

習其事之言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者以祈穀實

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

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鞞至祝敵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農

乃登黍

登進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

含桃先薦寢廟

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

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

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

蓼毋燒灰

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

毋暴布

不以陰功于大

陽之事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順陽敷縱不難物

挺重囚

益其食

挺猶寬也

游牝別羣

孕妊之欲止也

則繫騰駒

為其

壯氣有餘相蹄齧也

班馬政

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

攻駒此之謂也

䟽

正義曰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為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為

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為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韜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

注

陽氣至無

雩 正義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雩祭時不早亦爲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戕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戕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摠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鯀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

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脩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爲五月不雨脩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

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
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
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
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
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
二大雩有二十一都井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
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
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
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
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
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
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

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摠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癘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傳言旱者皆爲旱脩雩也雩書月者爲脩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癘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

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

注必以至櫻桃 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籩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蔡氏以爲此時黍新孰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注此月至藍蓼 正義曰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旣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蓼者證此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疏 門閭至母索 正義曰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關市毋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 益其食 正義曰益其食挺重

囚連文鄭又無注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飲食義當然也能氏以為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

注馬政至攻駒

正義

曰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疋又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注云阜盛壯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駢云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攻駒驟其蹄齧者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爭者

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

掩猶隱翳

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

止聲色毋或進

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

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

薄滋味毋致和

為其

氣異此時傷人

節嗜欲定心氣

微陰扶精不可散也

百官靜事

母刑

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為徑

以定晏陰之所成

晏安也陰

稱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又記時候也半

夏藥草木

堇王蒸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

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

以處臺榭

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

䟽

正義曰長至者

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 君子至或進 正義曰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齋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

干陰也 無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
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無躁爲欲靜欲靜則無躁之義止
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爲助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
見也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
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齋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
所進也 **注**易及至其道 正義曰案易緯通卦驗云夏

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
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
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
黃鐘者縣黃鐘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
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
聲調五音者金爲鐘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絃皆有
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鐘六律之聲五音
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
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曆者律曆謂六莖也

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者帝嚳樂名云
從八能之士注云從就也謂人主就八能之士於習樂之
處而觀之作樂五日者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
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樂緯協圖徵亦云從八能之士今
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緯文違故云非其道必知其緯
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
方澤皆有作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 **注**爲
其氣異此時傷人 正義曰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
食此時傷人 以定晏陰之所成 正義曰上從君子齋
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
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爲病故
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鄭
旨也 **注**木槿王蒸 正義曰釋草云椶木槿櫬木槿某
氏云別三名可食或呼爲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注云闔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正義曰案釋宮云闔

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為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

堂堦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正義曰

之疑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亦雹之類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行春令則五穀晚孰卯之氣乘

暴兵來至人災也長百勝時起其國乃饑騰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

曰五穀晚孰天災百勝時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起地災其國乃飢人災也

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果實早成生日民殃於疫

昂畢為天獄主殺大陵之氣正義曰草木零落果實早來為害也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